

皇華集

五三〇六

卅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36
冊數	42 (38)
函號	函 137 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皇華集卷之六

祭江神文

維

天啓元年歲次辛酉三月癸卯朔越初十日壬子

欽差正使翰林院編修劉鴻訓

副使禮科都給事中楊道寅謹以牲醴之儀昭告于鴨綠江之神曰惟江環遶中土限隔外藩所恃以通東服之往來布

天朝之文告者惟神貺是賴所從來矣茲鴻訓

等奉

新主之命頒

御極慶詔于朝鮮將率車徒東渡憑籍

靈佑尤為不小特抒虔悃伏冀

來歆謹告

○謝

國王書

遠承

使問并荷腆加即尚未覲德

賢王而庭下官聯境內風物已自足揚

貴國之盛羨慰

新主之勞臣表

賢王之折節矣感哉可云肅此申謝秋臺

之將統容異日躬展臨啓懸邇

劉鴻訓頓首拜

○謝

國王書

不佞寅奉

使繞渡鴨綠入義州江干之迎勞館署之讌

享皆足以宣揚

皇華集卷六
德意又獲承

遠頒庭實充盈非

忠敬

天朝則蕭蕭一介何以施及至此

榮寵實多瞻謁伊邇潦略致謝

楊道寅頓首拜

蟠松已化不必吊說

余入車輦館見壁間所揭諸先達詩什其
咏蟠松之乂異無論已迺自蘭岵朱太史
後率以覓其奇而不得悉為追慕悼傷無

可聊賴之詞而未聞別開一義何舊恨之
綿連而新歡之坐失耶夫易稱舊德詩咏
作求軻夫子云故國不以喬木義正相符
理堪提說夫物無稚則無老老而不化稚
於何生有國有家者直患子弟之才賢不
及前人不能闡繹世德作求之旨以光大
于奕世令祖以來擲風沐雨之締造霜戈
雪案之垂詒日剪月伐山原童濯後先俱
盡是可傷也有其存之何羨弗紹矧車輦
館之四射陰森茂密夾路迷巖小大參錯

虬株不之類兒孫之統鄰似昆彙之充庭
銅幹霜皮宛然祖父枯技上挺儼矣高曾
居諸若流世無千歲之眼然未有子牙不
為祖父祖父不為曾祖者余以為車輦之
間盡可喜也無可悼也非謂前人悼其見
聞余也踵至之晚而頓無懷古之思也又
聞松千歲者根株斷朽罔有不化故或為
伏龜或為青牛或為康牛之石觸機變幻
莫可窮詰蓋靈物不滯化乃返真樂莫大
焉若夫端木之楷尼父之檜瓦欄玉檻永

護陵壇亦好事者之所為耳闕里之重豈
其繁斯余今見山館諸松殊動食舊作求
之意而不徒以蟠松遺事重車輦也無亦
曰世德之象也恒茂之區也欣嘗未厭因
登小輿行五里許松盡處至林畔館阻一
日雨遂走筆書之以問贊成李君將各有
兩勉且以志余喜也

東海劉鴻訓漫書

○維

天啓元年歲次辛酉三月癸卯朔越二十

五日丁卯

欽差正使翰林院編修劉鴻訓

副使禮科都給事中楊道寅謹用牲醴之

儀致祭于

有殷箕聖之靈曰

維

聖苞禹洛兮

英挺殷宗匪奴匪臣兮

神畫故宮千秋

孤秀兮

君子大東皇極

敷言兮道脉洪通憲式舊都兮

廟貌儼崇吉蠲下拜兮展也

高風萬禩此中兮幽格玄同

明夷不息兮浪水鴻蒙

謁箕子廟論

余觀商周廢興之際其間忠臣義士貞夫
仁人所以惓惓為商者千載而下亦既凜
然如見矣迺其遇艱而志甚貞心苦而行
甚貧機隱而計甚悠用晦而名終顯者則

惟
元聖一人而已。夫殷有三仁焉。夫子之論
定矣。比干諫而死。衛商之忠著。剪商之勢
熾。殺諫而紂惡稔也。微子抱祭器歸周。存
商之計定於鮮也。夫子曰。去之去紂也。非
遽歸周以爲民望也。夷齊叩馬一諫。真足
以禔新命之魄而發焚林之慙。採薇行歌。
與商俱亡。戴商之節烈矣。商之祀忽焉。夷
齊亦安所奈何也。周之封武庚而以管蔡
監也。意未釋於剪商也。爲商之臣子者。亡

國之臣難以圖存矣。矧

元聖爲國宗親。蘊洪範九疇之奧志。迫於
全商而才又足以興商者耶。當其隱忍圖
存之時。剖心茹醢之暴。有所不能驚。囚奴
羈逮之辱。有所不能挫。夫固冀幸主之一
悟而商之不爲周也。當其國亡周代之日。
釋繫之息。不能使之德虛左之訪。不能使
之榮亶聰亶明之主。不能使之雲蒸霞竅
而攀附。然則其陳範於周何也。
元聖蓋曰。天下直遘興遘廢之物耳。廢興

存亡之變直兩賜寒燠之序耳洪範為聖
 聖相紹世世相傳之脉國統既無所俟于
 未定之天道統何忍秘之於既定之人不
 能用於商猶可授於周夫授道也非以授
 勝國之仇也令其德周榮周而附周則
 元聖陳疇勳與周名畢散等爭烈獨不得
 與齊陳曹衛論賞而定封耶即不分茅胙
 土於

中華又獨不得楚徐吳越而遠竄於挾餘孽
 浪之墟耶噫嘻

元聖蓋晦其不賓不臣之名於絕徼窮荒
 之表而不欲抗採薇不食之節使身滅而
 商與俱滅晦其孤憤侘傺之志於忍死間
 關之餘而不欲為武庚叛周之屬使與商
 而速於滅商并晦其迹於移遠方屏四夷
 之周典以消其一旅一成之忌而長延宗
 國如綫之緒於不絕故其玩弄周之聖明
 而削迹銷聲以全商於既滅也猶其玩弄
 紂之昏暴而佯狂囚奴以全商於未亡也
 商處於桓若亢極天人交窮之會而

元聖能以時若不亢之道維之也夫周不
有東遷耶周之遷也其臣子黍離故國之
悲抑何寥寥耶朝鮮歷秦漢唐宋千餘年
閱今號稱禮義之國世爲
中華外藩其山川文物不至閭沕不宣其土
地人民不至為夷為虜者

元聖之有朝鮮於朝鮮也所以有商於朝
鮮也

元聖之至今廟祀於朝鮮也商祀所以長
血食於

元聖也

元聖之存商遠矣哉

元聖之用範深矣哉

謹啓不佞離應制習氣久矣蕭蕭征途
安定輿中追想箕封何以入朝鮮窮措大
風味復爾技癢作謁

箕子廟一論自揣淺陋然間有一二語足
為陳範解嘲表出存商深衷可節取也謹
錄覽就正

又白邊事旁午乃爾賦詩能退虜耶此後

致索口噤不復發矣。即如前小詠丘里之言，豈敢云詩，惟達者亮其情，覆其拙可也。望之望之。

晉陽楊道寅再拜

○與李贊成書

遼事披猖，爲國臣子者，休戚與共，豈其以奉

使之遠也而忘之，煩足下馳啓。

貴國主迎

詔宜速我二使，即兼程至。

王京勾當此重事，所後圖所以護送使臣歸報。

闕庭俾有成勞，于不辱則

賢王翊世忠勤之盛心

禮義好士之高風，并足下一時繾綣之意，氣均可不朽，謹潦略以聞。

楊道寅

○答

副使大人書

遼陽之事，尚忍言哉。小邦恪修侯度，無

間

內藩只鴨水一帶作疆場限耳天不助順虜
氛甚惡

父母之邦既已受侮則手足之衛心腹之痛寧
可盡喻况下官適忝儼後獲陪

兩老爺後塵感托

知遇願效誠烟固無所不至不幸值此

憂辱之變同患難共艱危死生以之實踐生不
負

行臺雅義無愧平生素志者也茲奉

盛誨忠節有餘

義烈炳若讀未盡帖感涕自隕始信

王臣出疆守法居正係

社稷輕重者是也今此

行期計程筭日較以旬一之筮則縱得倍
道不過數莫之刺耳然

勤教至此專啓

寡君以俟回

命便即報稟臨楮不勝耿切

李爾瞻

與李贊成書

謹啓遼事破壞起於降夷成於叛將以至
此極想

當宁聞之彌切東顧之

憂凡爲臣子卧薪嘗膽此其時矣吾儕倘以遠
出而恬然飲食燕樂義之所不敢出也即
就不佞私言之雙白垂堂萬里奉

使兵戈阻絕歸計未定杜子美所謂懷抱何
時復好開是也

東國號多材士得真心白意如足下者爲

遠接使朝夕追隨誠可一日而千古矣乃
不佞鯁鯁過計願足下垂神馳啓
貴國主更定速迎

詔書吉期蚤爲使臣圖所以報

命者必取道渡海則戒舟楫備護衛先一日整
頓亦厚使臣之一便也此海道暫通

貴國緣是修歲時職貢絡繹不絕無以遼
西梗塞而弛翊世

忠順之勤亦貢事之一便也又馳啓

貴國主申諭義州、公江一帶守臣繕兵設

防比異時倍加。悉飭以杜奴酋望蜀之奸。我寬奠鎮江避亂人民。誼當一體撫納。然就此際。詳加譏察。慮有奸民勾引。包藏潛入。而逼處此者。是亦固圉之一便也。蓋我天朝雖喪一遼陽。然四海一家。天下全盛。此特彈丸耳。東隅暫失。終有桑榆之收。奴雖猖獗。終有撲滅之日。疆場之禍。一彼一此。貴國熙恬日久。浸暇弱勢。誠以此網繆桑土為

天朝一壯藩。即奴亦狼顧未敢久擾遼城矣。何

如何如足下高明練達與

貴國參贊諸公。智謀略同。必有能辦之者。不佞越俎而譚誠愧之矣。數日意緒寥落。語不倫次。統惟鑑原。幸甚幸甚。

揚道寅

○答

副使大人書

昨奉

誨帖。辭旨明確。義理純粹。始信

正人君子。遇事不惑。在困彌貞之

皇華集卷之六
至意也。鹽水在誦，不覺忠憤自激，感慨涕
下。何

微言格論，能令人至此耶。

大邦之有虜患，不啻若癰疥，而人子之事父
母，豈以微癢小疾，緩其憂乎。遼薊之於
中國，固是九牛一毛，而敵藩疆場，邈無所依，
剥膚之患，門庭之禍，又何忍言。况我

寡君，恪守侯度，至誠事

大，自聞邊報，益篤

憂辱之義，晨夕之痛，寧有極乎。謹將

惠牘中數款，馳啓

寡君，想必益感

左右，勤顧小邦之

盛念也。臨楮，不宣

李爾瞻

○答李贊成書

承示欲刻荒吟，可謂愛而忘其醜者。荷荷
謹以近日訂定詩草彙呈，中標有刻字者，
付之剞劂，餘俟
貴國欲刻

皇華集列之俾附

劉青岳與足下驥尾而名不第廢俊矣俊矣草草聞

楊道寅再拜

○答百官呈文

接得議政府諸公等呈帖細閱之具悉

賢王忠順不二之心臣寮激發同仇之誼至於蕭蕭介使藉

聖天子寵靈得厚沐

賢王禮遇其感佩不言可知日者邊報屢

傳遼城陷沒雖百聞未真一見然遼陽距義州八百里而近限鴨綠盈盈一帶水耳齒之寒膚之剝

貴國不可不蚤為計也不佞願

賢王與議政諸公勵精交儆嚴飭沿邊守臣秣馬練兵預為不可犯豈惟固圉抑亦可以張外藩之壯勢而奪奴酋之狂謀矣益布百駉運船百隻等語恐是細人間諜歸報

闕庭日當陳疏別白表出

賢王終始事

大之誠以勸

忠勤以堅

翼戴緣由既咨報經略等各衙門未取
上裁出疆使臣不敢擅便也肅復

楊道寅拜

○謝

國王書

仰惟

賢殿下祇敬溫文動專雅化蓋自不佞覲

德之日以訖頻發之頃所醉心而服膺者
不為不熟不為不深今且盡載之西矣
謝
劣書生徒以啣

命而來霑被

穠郁既繼粟而繼肉復承篚而兼金且隨
行多後大損帑儲言之可勝汗負不佞惟
有別後蔬糲自將聊遣愆尤旌素心之百
一耳通事秦禮男張禮忠業已代為乞
息外尹慶龍忠信穩妥不預一毫外事當
為諸子中之白眉李賢男精敏可愛李奎

持重不浮，新到康忠，立勤慎，可效奔走。韓
孝恂亦可并祈。

俯賜推分，各與超拔。料

殿下自有酌量，幾幾之陳用，將別意蕭然。
空橐愧無所持，以成享也。又奉

賢世子詩扇一握，并致上，不敢專啓。虔惟
殿下崇鑑，殷隆在念，臨筆泫然。

劉鴻訓頓首拜

○謝

國王書

恭惟

賢王殿下，道承箕疇，治宣禹服，瞻依

北極，念只尺于

天顏，拱揖

東藩，奉

正朔於海表，百官供職而彬濟，庶民樂業以

雍熙，伏遇

新皇龍飛，萬國仰

九天雨露，茲當

丹詔鳳囀，三韓快一握

絲綸道寅自慙朽材謬膺
簡命執玉出

帝闕身惹爐香憑軾入

王京躬承

袞耀肅肅西郊珊玉佩萬舞歡呼雍雍南
館開玳筵百珍錯烏錫馬三接自揣分以
奚堪萍鹿九歌思報德於何日惟是恭函
百款歸報

一人載

嘉惠於長途祝重熙于累葉臨歧宣謝回

首翹瞻謹啓

揚道寅頓首拜

朝鮮國成均館生負崔有淵等三百人
謹啓伏以海外蒙學叨逢天下同文未
見之書忽入於手無因而至若墮于天
不惟賤子之榮抑亦同朝之喜未可當
也何以報之粵若朝鮮國於日出箕爲
肇受吾道始東

聖所欲居小邦何陋教承八條之餘緒學
倣三代之宏規尊詩易六經之文重君

臣五常之道屬萬物之再覩值
十行之重頒

絲綸之旨煌煌

鳳凰之羽翩翩自古

君子屢至於斯未若今辰

特與其進恭惟

欽差正使翰林院編修劉大宗師閣下

金玉其相

山斗之名

矯爾出塵雲中白鶴

超然越俗天半朱霞季野不言備四時之

氣叔度弘量如萬頃之波

出入金馬之明庭

紬繹石渠之秘籍暨

釋青藜之杖遠

臨紫氣之關式展

開讀之儀

先訪首善之地

入

大成之殿如在洋洋

登明倫之堂，咸仰秩秩，格汝多士，示我周
行，縹緜分以二編，汗牛出自萬軸，雖懼
匹夫之罪，實荷
義人之貽，副在京師，何待揚子於後世，携
來鯨域，要起稷下之遺風，行秘書之虞
公不解，藏善大手筆之張相，誠切誨人，
由好賢如緇衣，故愛士猶白璧，苟欲教
成於國，必先業精于勤，出幽遷喬，為樂
未已，溉根食實，其效如何，有淵等俱立
面墻，猥膺

心旣，倘朝習而暮益，庶月邁而日征，利見
大人，幸忝際會，願學
孔子，庶希依歸，謹啟。

○朝鮮國成均館生貧金守宗等三百人
伏受

惠紙，謹上謝啟于

大宗師大人臺下，伏以

光臨泮壁，挹

下風於明庭，

榮錫溪藤，拜

中心之嘉貺、茲雖土物、出自
天人恭惟

閣下、道東龜山、關西伯起、

書破萬卷、邁杜陵之文聲、

賦成三都、高雒陽之紙價、

揮毫翰苑、曾

演六經之

黃麻、

簪筆霜臺、更

振三朝之

白簡、天下共歆

清裁、海外亦聞

高明、當

天子即位之元年

寵頒丹綉、

贈雲孫

禮

廟之翌日、喜溢青衿、寶藏文房、可備四友、

輝生墨帳、如得百朋、展雪色於晴窓、文

史足用、爛霞光於夜案、揮洒有資、昔

君子之至斯未嘗有此幸吾身之親見豈

曰無因念茲

羨人之貽實出

好士之義伏念守宋等黃卷末學粉袍寒

生秋禮冬詩抱陳編而兀兀朝吟暮誦

尚古人而嚶嚶常歎題葉之艱自笑刻

楮之技既幸得

御矧此拜

嘉虛承蜀牋愧無五鳳樓之手莫攀

漢節長想八月槎之期謹啓

書權氏寶翰承

息錄後

煌煌

天藻清漢揆章滔滔鴨水供我壺漿波臣有鯨

展鬢乎

大液之傍

煌煌

天藻舒迴

九重瞻言麗國侯于大東波臣有鯨泳日出于

紫極之宮

煌煌

天藻揮及海壖旬服為遼次旅朝鮮波臣有鯨
曷畏乎懷義之不寧

煌煌

天藻孰克仰膺咄咄權生染翰承明波臣有鯨
世戢屏營繫惟孫子永賁

藩王之京

天藻頌四章三章章六句一章章八句

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

欽差正使

賜一品服濟南劉鴻訓書于南別宮之皆春亭

○與李贊成書

自十二日賤腹失調肢體欲軟心力恍惚
執筆構思俱不能任承明公見委數事蚤
宜奉報不意昨日義州之警石城島之息
種種驚人心神又復一亂雖不佞凝養之
薄向亦意外者之不休也白雲書院一序
草草脫藁先此請教不佞素不學書公家
亭臺題字漫以恭命介永博賢橋梓一咲

便是不忘區區雅意耳。未完數件，稍待興致小來，即完上。萬不至負信而往也。謹白。
訓生再頓首奉白

白雲書院序

大道明晦之機，繇人而造，無關於天。學人惟不達，無關於天之意，故萎蕪之夫，漸成沉痾。茫蕩之士，動稱象罔，而曰學焉。庸於講為，又疾夫季世好名取資者，流擁皋比為漁磯，垂麈尾為香餌，牒譜蘭芝，實啟終南之徑，輕軒朱陸，隱操俎豆之戈。竺乾借

牖於闕里，曇影之網，彌天寇周，纘服於崆峒。澁澆之波，捲地多言之既，銷除無時。學焉庸於講為，曾不思麗澤交沁，心悅宏開。尼父深衷，學憂不講，故無人乎啓鑰，而芟榛，遵塗奚自有人乎呼聲，而振聵。夢覺有期，斯不第一堂一聚，一取隅一都邑，焚理之關，實清弗清，寧弗寧貞，不貞三靈之藉也。興言千古，惕息可云訓也。逢人瞻宇，輒引菘芬入境，採風旋知號召。
天啓元年以

主上膺籙之慶有事朝鮮渡鴨江

國君以議政府贊成李觀松氏充遠接使
逆諸境上一見知其為個中人也即賦君
子篇貽之提挈匝兩月每於詩什間致此
意曰無言早已聆其多曰只恐扶桑獨擅
名曰欲將浮蟻通蘭味曰已知了却夜來
書曰李君贊名理曰

東國不須愁證學曰瓦杯冷對古人心曰
澄懷識道充曰

東國白頭翁曰小別疑經歲長途惜轉蓬

曰大人為國柱迂直如劉生心膽唇舌不
習為諛亦曾未爽額一人故

中朝士大夫欲劉生有面謾之容而不可得
豈獨諛一觀松爽一觀松耶必不然也迨
返旆抵黃州觀松令譯者持所為白雲書
院狀索余題留數語不覺躍然大喜曰劉
生豈爽額一人者耶余逆知觀松為學問
中人也書院建於

王京城外三角山之白雲峯下士子講業
者甚衆俎豆絃誦既成規式己六七年於

皇華集卷之六
茲則觀松之功亦宏且著矣乃觀松不自
屬託之乎佩服其師承鄭來菴先生再溯
及來菴所師事

東國大儒曹文定公者曰爾瞻不敏酌水
思源覺路堙蕪後踵之罪大人臨貺末藩
嘉與士類百祥樓之刻畧既挈領裘成均
士之俯酬惠言根氣敢乞數行文字聊志
斯地梗槩煥揭講堂為士子聳動之舉夫
余固多言人也而復凜凜於學憂不講之
義且自負獨有契於天何言哉之一語故

敢冒昧而談謂大道明晦之機繇入而造
無關於天也聞之善說天者曰天宇上二
畫重陽之氣耳匪有人以運乎其中胡以
成其為天故曰聖為天口賢為聖譚天不
言而天之心則欲言也聖人口代天言實
體天心第梓答谷應不得已而為言亦越
敷陳開來繼往寧有綴生枝以剪綵擊定
水而狂波若後人之為講者哉尼父無言
之欲正欲端木子以文章歸性道見洙泗
之教足配行生關鑰之通已絕中下其為

講也更深切而著明矣故士君子承天覺
入理物弘化能令日月常明人心不死奸
僭之孽不斬而自絕回岐之營不攻而自
破者惟此講學之一事耳我

中朝二百餘年理學大明種種語錄之行於
世者料

東國已聞且見之邇年吉水鄒南臯先生
嶮縣周海門先生皆天授真儒闡發天泉
證道之旨最為精切著述諸刻大裨聖宗
朝鮮使臣入

天朝不可不覓來一覽亦白雲書院之一助也

偉哉觀松此築將兩國之治術道術人心
習尚實式賴之獨曹鄭二公藉之不朽哉
觀松勉旃庶無負

國君載錫嘉名之意云

天啓元年辛酉五月望日

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

欽差正使

賜一品服濟南劉鴻訓默承甫拜書

遁村詩集小引

詩道蓋難言哉昔人謂天籟心聲別才別
學良有淵旨故匪冥悟斯義獨泳性天者
恐不必遵此逕而遊也彼夫效顰學步傍
籬拾漚之士不足言已亦有擬山鳥之傑
格慕野狐之窮竒自標異才殊乖風雅一
隅數年暫竊聲稱每每有之乃余於斯道
敢謂曰知然生平未嘗苟讚一人孔門南
賜可與言詩余悅之學而未能也頃有事
東國得日與李觀松薄言唱和塵慮稍滌
觀松每謬相許可謂僕可與言詩者於其

別也以九代祖道村先生詩集屬余引其
端余於先生所為詩不卜槩見聞裔孫觀
松稱先生在高麗末恭愍王朝登第官寶
文閣直提學問學節行推重一時獨與高
麗忠臣鄭夢周最稱莫逆嘗以抗直忤賊
僧辛旽旽將殺之先生竊負其父避之永
川及旽誅自號遁村退居驪州躬耕誦讀
聊以卒歲今讀鄭公哭先生三詩知先生
激烈正直之氣不減顏常山岳武穆之爲
入而逸韻清風復有灞橋輞川之致蓋遁

而肥窮而工諒先生之人與詩則可謂云
爾已矣觀松道姿峭格出之渾然余茲以
知觀松者知先生之具有異資必能獨泳
其性天者也道村詩刻久行於世鋟梓蝕
沒不可讀先生之子孫方重付剞劂余舟
次清川且發矣鹵略引端不無佛頭乘糞
之誚殺青旣竟却寄一冊用質臆言無以
海天爲遙也

天啓元年五月十有九日

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

欽差正使

賜一品服濟南劉鴻訓頓首拜撰

道村詩集序

余居嘗持議竊意士大夫之于文章氣節
縱不能兼至兩行然當如水之必寒如火
之必熱所謂君子有常度不以小人之匈
匈而改者也歲奉

天子命宣諭

東藩叱馭停驂之暇間取先高麗國史閱
之見恭愍王之季有直賢文閣李公浩然

者史載其學問高邁節行卓異夫恭愍昏
淫辛僧怙權當時縉紳之徒其誰能不波
公獨以柔翰儒臣抗節遂氣與眈爲忤何
皦皦錚錚也安得爲危亂之邦無貞士區
表之外無偉人耶及謁遠接使觀松君追
隨款洽詢其世系叩其家學公蓋其九代
祖也異時避辛僧之禍退居驪州躬耕著
書別號遁村迺知公之文章雖不盡用於
世公之氣節雖不以快邪臣之一擊令吾
身與國運俱盡而猶斂其貞心正性以陶

寫於巖居川觀之日而方駕於行吟澤畔
之騷雅矣公原有遁村詩集行于世今觀
松君欲重梓以垂不朽而問序于余且誦
其平昔交遊如鄭忠臣夢周輓公詩三章
泫然淚下有水木本源之感焉余吟罷鄭
詩致一轉語謂觀松君曰鄭詩云留得詩
名配郊島當時句句盡堪傳夫不知其人
視其友遁村公之詩章其品格固已定矣
鄭詩又云賴有蘭孫慰人意誰言天道是
無知夫問天必有驗於人遁村公之氣節

世德綿衍為孝子慈孫當代有達人于
東國其不朽又不直在詩集爾矣因遂次
其語為序

欽差

賜一品服禮科都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溫
陵楊道寅再拜書

李觀松風樹齋讚

李氏德蔭葱鬱連川寶蓋化生堪輿家以

生澄波外纏世有吉壤子鮮閑騫人言觀

松孝格重玄歲在乙未此憂絕饋恒焉周

歲覆茅一椽王哀在側卑魚省愆觀松何
憾痛惟昊天悲風發發楸影翩翩黯淡有
感無第三年敬覘德容逆卜其全人之根
發邦之大賢孰不有親畢力誰先南陔白
華為續斯篇

長白劉鴻訓書

大學士硯銘

砥如坎如濡如貫如交楮室之鑄如鎮丹
地而黔如芝琅煜如絲綸密如

中朝劉鴻訓銘

大學士硯銘

黝然者石淵然者質筆為之鋒而墨為之液耶電掃雲蒸其李學士之高文大冊耶西苑東壁傳之無斁

荀江居士楊道寅題

水鏡堂記

余奉

使東藩宣

詔勅事竣聞濟川之東漢江之濱有水鏡堂焉其主人則遠接使李觀松次公文甫君也

詢其堂所命名云取名於司馬徽夫是之取爾而復記於余不已贊乎或曰觀松以文章奮身科名濬流映輝于諸子並爽競秀世濟其美夫水月鏡花天下之文章莫妙于是意者取此以名堂與余曰文章雖不朽大業終屬小技耳於水鏡之義未觀其大也或曰觀松以遭遇騁足仕路與次公後先敗歷史曹夫持水鏡立於權衡藻鑑之地

東國人士獻妍呈貌以應之無俟設棘插

離而清通簡約之聲著意者取此以名堂
與余曰知人洵不易然猶向者借鑑于德
藻耳於水鏡之義未有進也余嘗試妄繹
之而文甫君妄聽之夫水流物也必不滯
不濁川澄淵停而後物來取鑑焉則止為
之用鏡靜物也必拂之拭之塵淨垢磨而
後光可取照焉則動為之用合此二義所
謂動靜不失其時光明者也得之以裊躬
得之以繕性得之以綿世澤將為
東國名儒北方之學未能或之先矣文甫

其道爾有當於名堂之義耶它如堂之所
迴拱環繞有溪山之勝津梁之異岳島之
觀郊邑之麗遠使耳目所未覩記當問之
故老傳誦茲不具論

欽差

賜一品服副使禮科都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
士溫陵楊道寅再拜記

雙巖亭記

遠接使李觀松其季子字文幼君
東藩名進士也構亭於水鏡堂之傍命之

皇華集卷六 三十二
曰雙巖蓋取其亭下二石狀如雙龜謂之
兄弟巖或者見李氏之伯仲叔季斌斌一
門濟濟

王國以是為雙巖所孕靈毓秀則可不謂
奇中與以余觀之周有八士矣荀有四龍
矣實有五桂矣李氏之盛自關世德自關
家學淵源自關

王國以寧不盡由於片石巖立若可知若
不可知若可信若不可信之間矣余自渡
江入朝鮮觀松以遠接使追隨逾閱月初

貌之粥粥若不勝衣恂恂似不能言至叩
其聲詩溫厚和平熟其器度醇雅詳明固
所孕毓蔚為

國禎有以也且夫龜壽徵也巖如雙龜意
者觀松與其夫人當之為雙壽之卷與父
母之愛少子也異甚少子之怙恃父母也
亦異甚文幼君構亭而預徵雙壽之兆合
諸兄弟之歡心以歲時舞斑稱觴于亭中
兄弟既翕父母其順乎壽縱不可知所可
知者理也與喬松比年與大椿春秋華封

之祝是耶非耶以此名亭循名思義百行
為先天親為重跡取於昆季並登直浮名
耳落第二義矣文切君以為何如聊次其
語為雙巖亭記

欽差

賜一品服副使禮科都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
士溫陵楊道寅再拜記

君家令嗣聞東人艷羨稱不絕口爰念明
公碩德大福於

貴國仕籍中應不作第二人也企仰可云

昨兩令君以水鏡堂雙巖亭題字見委不
佞嚮來殊無好懷勉為搪塞亦聊以通情
好耳其何當於大雅之庭幸教之為感不
宣

楊道寅頓首

端陽節奉賀

翰院大人啟

玉節啟途爭詠

碩膚於鴻渚赤符報序更祈

純嘏於龜疇翠艾辟災彩絲續吉恭惟

翰院閣下陶唐

洪緒皇漢

隆支

掌

紫誥於鑿坡

澤漸雨露

緝青編於石室

義正春秋載

頌

文命於外藩適

值佳辰於中夏碧瀾五色應連太液之
息波崧嶽三峯悅接蓬山之

道氣景物不殊於異域

夢魂幾惱於故鄉伏念爾瞻幸托奇逢偏

蒙

盛眷星輝南極願添

雙壽之遐齡望遠西關佇享

元台之令譽

天啓元年五月五日

李爾瞻謹啓

佳節良朋不遑選勝舉卮一追昔人葛酒

之樂、頗自覺形俗抱惡、有負明公眷注之
意、但業已在途、不得不爾、辱門下情文雅
摯、真令遊子勞臣、感激欲悲也、第才謝倚
馬、不能即為瓊報、臨別之期、當見鄙悰、燭
下禿穎、并謝不恭之罪。

劉鴻訓拜

端陽節奉賀

都科大人啓

槎回

日下暫

臨松嶽之舊都、節屆天中、更

享箕疇之繁祉、

豸冠動彩、

繡服增輝、恭惟

都科閣下、主壘

清標、錦江

雅量、

文章簡古、巨源獨擅詩宗、

德業醇深、公瓘早推相室、

鳳綉聿宣於東土、鶉躔適會於南訛、白叟黃童、

爭頌酌蒲之

慶赤符朱索何煩懸艾之禳

皇恩應懸於

賜衣

孝思彌勤於

舞綵伏念爾瞻叨陪

履舄托庇

幘幪千里知心賦新篇於寶劍百年懷感

祝

邀筭於珠囊

天啓元年五月五日

李爾瞻謹啓

○謝李贊成書

尋常節序會在旅次征途而遭逢知己俯
垂記存瓊漿腆貺交賁辱臨雖難拒尊命
以受為恭迺誼鑄金石情薄霄旻令人不
知媿感之橫集矣奉來名家字扇二握奇
楠扇墜四枚非敢言酬陳其聊有清韻無
是輜褻而莞留之冗不在啓統惟鑑原

揚道寅拜

○謝

皇華集卷六 三十六

中朝使臣之有事

貴邦與

貴邦之優禮

中朝使者業二百餘年矣然未有如

賢殿下之稠疊繾綣悉慮周防惠吾二人

者吾二人自渡鴨江以來日間警報舌不

知味身不貼席雖禮數之苟完覺神魂之

軼越匪

賢王時時慰勞

曲賜體恤走蒼衣於水濱先其所往聯青
雀於海嶠為祝安流幾能風生兩翼飛渡

洪濤耶

陛見登奏當為一一抒陳仰動

天顏仔有

溫旨以報

賢王耳李贊成爾瞻學行才情大有根氣

當為

貴國名議政無疑鑑別倚毗何事區區一

言安州節制使南以興英資偉略區畫周

詳咄卒之頃，井井立辨，果是干城腹心之
寄，義州鄭節制，值邊方多故之時，然有主
持，不至淆亂，即不佞每差一二走，往來江
上，鄭君不以承指之故，輕易放行，不知者
以爲逆命，而不佞私心疑之，不敢不爲
殿下告，若不佞入境，初心斤斤自愛，無奈
獨爲君子，有忝衛蘧，故不覺種種違願，抱
慙而行，料
賢殿下不爲共工之討耳，返憶
王城可勝眷戀，臨啓不盡溯洄。

劉鴻訓再拜頓首

○謝

國王書

謹啓

賢王殿下不佞寅奉

聖天子簡書，以宣諭于

東藩，遂藉

聖天子寵靈，以飲渥席，休于

賢王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送迎之宴享，

備極

贈勞頃又

紆軫歸途梗塞具舟戒衛俾得報

命闕庭

賢王之事

大好士可謂兼之不佞寅而有成勞于不辱

也惟有稱

忠誦

義以復于

當宁耳它如別魂黯銷寸衷銘鏤則不佞寅之

私也不假言矣日聞

聖天子赫然

震怒奴酋之狂逞發兵二十萬直擣其巢穴又

令北虜悉索騎兵從征而夾攻之

東國夙稱

忠順壯藩似當豫簡精銳數十萬以待行

間想

廟堂徵發之計當必出此而

殿下勤

王之誼同仇之憤亦當出此寸楮致謝附佈腹

心惟

執事實圖利之、臨啓可忍、苑結瞻溯之至、
仲夏念一日楊道寅再拜頓首啓、

○謝

國王書

不肖薄福之人、猥奉

簡書、遠使

貴國、日飫饜

明德、被服

珍異、業知弗克享也、鐵山旅順之間、衣衾
圖籍、及拜賜於

賢王者、盡付海洋、惟文席練紙、管城糜隄、
差足誇鄉閭耳、

賢王聞此、應捧腹笑、劉生之無當也、

天兵漸集、水陸俱有次第、

賢王宜選將練師、戒嚴江上、以相犄角、寧
先時無後時、庶不負王本兵熊經略陶王
兩撫臺屬望

貴國之意、異日者犁庭掃穴、勒石燕然、亦
當與

貴國共一光華耳、特在

皇華集卷六
四十一
納交預布肝膈幸

賢王留神圖之使旋聲謝臨啓可任遠邇

劉鴻訓再拜頓首

○謝

國王書

不佞奉頌

寶綸多荷

殿下溫恭雅度繾綣備至沐渥而西眷眷無已從安興登舟沉沉天吳中駕博望之星槎破宗慙之巨浪幾與陽侯爭早晚之

命者閱月籍

國家之威靈

殿下之慈航幸抵登萊矣抖搜精神瞻金輪升處

紫氣騰騰知爲

殿下居也玉中益用懸結附舟二起陪臣亦皆履險而夷同登彼岸

殿下聞之喜可知也它如護送將官團練使等役跋涉海上艱危勞頓亦足褒嘉是在

殿下之德意耳、因其辭歸、藉為書郵寸楮、
三肅宣謝、長途不盡瞻依、

季夏念一日、楊道寅再拜頓首、

○與李贊成書

不佞沾被

貴國之禮、海上艱危之苦、已奉告

賢王、在隨行官役耳、目中不復贅、惟是荒
蕪一卷、亦付滄波、即無可存、不佞何忍終
棄勞門下、或刻成

皇華集、或謄錄一冊、臨風却寄、庶與門下、及貴

僚友、賡和諸篇、同付梨棗、不佞襲光多矣、
東望漢陽、可勝懷感、

劉鴻訓

皇華集卷之六

